

小福特的未婚妻

【苏】伊·涅鲁切夫等著 王汶译



妇女儿童出版社

苏 联 当 代 妇 女 问 题 小 说 选

小 福 特 的 未 婚 妻

〔苏〕伊·涅鲁切夫等著

王 汶 译

北 方 妇 女 儿 童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苏联当代妇女问题小说选。共收入中短篇小说七篇，出自三位苏联作家之手。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苏联普通妇女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生活和复杂的心理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所揭示的主题，均耐人寻味。

苏联当代妇女问题小说选

小福特的未婚妻

〔苏〕伊·涅鲁切夫等著 王 汶 译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	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170,000字数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	2 插页 印数1—3,230册
大安縣印刷厂印刷	统一书号：10377·63 定价：1.35元

译者的话

三十几年来，在翻译工作中，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——一看见比较好的、能吸引我的苏联作品，立刻想到亲爱的读者们，我恨不得马上将那些作品翻译出来，献给不懂俄语的读者。

一年来，我看了不少当代的苏联中短篇小说，其中有一些描写当代苏联普通妇女和爱情、家庭问题的小说，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这本集子里的小说，便是这样选出来的。

苏联作家伊凡·涅鲁切夫是一位法学家，出版过几本与法制问题有关的小说集，小说的主题和情节，大多利用了苏联当代法院中办案的真实资料，读时令人感到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，但又颇新奇。他描写了各种有缺点的苏联普通妇女，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小说，有因自己是被生母遗弃的私生子，而造成病态心理的玛加丽塔；有盲目崇拜从外国口红到外国活资本家的崇洋的恰蓝·阿尔希波夫娜和格兰母女俩；有轻率地当上了第三者，结果发现自己是第三个受害者的兰丽莎。契·涅鲁切夫的小说多强调伦理道德，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生活的现实，但让人感觉不出说教的味道。

柳德米拉·乌瓦罗娃是很受苏联读者欢迎的女作家。她的作品多以爱情、婚姻、家庭为题材，擅长于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冲突。这本集子中，介绍了她的三篇小说：《命运的

宠儿》、《我乘车回家……》和《小船上的三个人》。

《大理石茶几》的作者——女作家娜塔利娅·伊凡先柯是列宁格勒的一位女画家。《大理石茶几》选自她的头一本作品集《菜园里的鹭鸟》。

如果这本集子能引起亲爱的读者们的兴趣，我将继续为你们效劳。

译 者

目 录

作者的话.....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伊凡·涅鲁切夫

不是那种美.....	(1)
第三者的两封信.....	(36)
小福特的未婚妻.....	(58)

柳德米拉·乌瓦罗娃

命运的宠儿.....	(120)
小船上的三个人.....	(154)
我乘车回家.....	(215)

娜塔利亚·伊凡先柯

大理石茶几.....	(262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不是那种美

伊凡·涅鲁切夫

很难说清，是什么使伊万·伊里依奇和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芙娜两个人亲近了起来。伊万·伊里依奇·斯科罗杜莫夫肯定地说，他爱上玛加丽塔，是为了她那罕见的闭月羞花的美丽。当时，除了美之外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玛加丽塔认为她的爱情是纯洁而伟大的。她的女友们曾尖刻地向她指出，伊万·伊里依奇长得不好看，嘴唇太厚，鼻子太小，还挺滑稽地往上翘着；两个圆圆的红脸蛋；一个与身段不相称的棕黄色头发大脑袋。但是这种批评也没能使她止步不前。她回答她们说：“难看点，就难看点吧！不过，他三十二岁，就当上了教授。”她是中等商科学校一年级的十八岁学生，父母双亡的孤儿，有生以来什么好事也没见过，连母亲的爱抚都没有尝到过，她还需要什么？……其实他也不算太难看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反正她觉得他挺讨人喜欢，她从他的外貌上，越来越多找到她喜欢的特点。他那双表情丰富的栗色眼睛，叫人怎么看也看不够；手很漂亮，手指头长长的，和音乐家一样。还有，他笑起来多么有感染力啊！难怪有那么多女人崇拜他。等着瞧吧！玛加丽塔她，早晚能让她们知道她们自己的本分。与别人分享爱情，她可办不到。

在夫妻生活的头几天，伊万·伊里依奇在日记里写道：

“任何家庭生活都是有变化的；任何家庭中都可以遇到这种或那种误会和争执。没有一个家庭里永远事事如意。也没有一个家庭，除了忧愁痛苦之外，什么也碰不到。可以根据一个迹象来断定某个家庭是幸福的，还是不幸的：看这个家庭里什么是主要的——欢乐还是痛苦，同心同德还是同床异梦……我很幸福，因为不论我们发生什么误会，我和丽塔^①都能轻而易举地消除。我们一心想着现在和未来，很少回头看，而即使回头看，我们也只看见好事情。”

尽管伊万·伊里依奇写下了这么乐观的话，有时他和丽塔两个人还是有话不投机的时候。

在幸福的伉俪面前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玛加丽塔的学习怎么办？伊万·伊里依奇不大喜欢妻子未来的专业——商业工作。趁着现在还不晚，是不是最好挑选一个所谓符合他学者地位要求的新专业呢？

“我亲爱的，”丽塔和言悦色地提出了异议，“你要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上了我的学校和我未来的专业。”

“坦白地说，我可不是没有根据地和你说这个问题。我有个很正常的愿望，现在这个愿望已经成熟了：我想要个家庭，而不是家庭的讽刺性模拟。在各方面协同一致，彼此彻底了解，互相尊重，互相信任——换一句话说，夫妻，必须是爱情的忠实旅伴……”

“亲爱的，你的话真美……不过，可以不可以说得简单明白一些：你是不是希望我退学，做个家庭妇女，当然，还兼

① 玛加丽塔的小名——译者

任你的妻子？”玛加丽塔在露骨地讥讽他。

伊万·伊里依奇皱着眉头反驳道：

“‘家庭妇女’这单词听起来未免有点粗俗，跟现实生活怎么也不能协调：我们认为，妻子应该是知己朋友。”

“可能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做知己朋友吧！你当然应该了解我的处境：工作忙得要命，我对工作入迷到狂热的地步；常常，我在家里还要继续工作，它代替了我的休息和睡眠。你为什么不当我的助手呢？我意思说，私人助手。我本来可以找一位姑娘来帮忙，但是，我何必那样做呢？！咱们何必找这么个外人来呆在一块儿？！”

丽塔犹豫不决起来。她的眼睛里闪烁出奇异的光，很象是突然冒出的嫉妒心。但丽塔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，说道：

“当你的助手——这倒是很吸引人的事情。不过，我对你的工作，对这些试管、标本什么的，可以说是一窍不通。”

“我把一切都教给你——这并不复杂。爱上我们的工作——这件事更复杂一些。”

“只要我爱你就够了。”丽塔温柔地吻了吻丈夫。

应该承认，因为丈夫提到不相干的姑娘，丽塔的心里忐忑不安起来：常有这种事情，丈夫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忘掉自己做丈夫的责任义务。什么中等商科学校，去它的吧！不消说，商业是很重要的事业。但是，当斯科罗杜莫夫教授的助手，帮他进行艰苦的工作，比商业还重要一百倍！多么神气！家务活儿，当然全部由她担负起来，不象别的女人那样，她决不能给一个有才能的人穿上围裙，逼他把锅碗瓢盆

弄得叮咛响……

丽塔一天比一天深刻地理解伊万·伊里依奇的计划，她觉得自己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爱他，爱得比以前更深了。

他也越来越依恋她，离不开她了。有一天，伊万·伊里依奇问道：

“丽塔，我们这个单元里再增加一个人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她惊愕地看看他。伊万·伊里依奇是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。丽塔心里盘算了一下：他们的住宅很大，有一间数余房子……但是，他想让谁到他们家里来住呢？

“瓦尼亚^①，我不太懂你的话。你想让谁来住？”

“谁？”伊万·伊里依奇意味深长地回问了一句，但又立刻补充道：“难道你真猜不到？比方说，先生个儿子就不错。女儿，也行。”伊万·伊里依奇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妻子的蓝汪汪的大眼睛。

玛加丽塔一声也不响。很难看出她对丈夫的愿望有什么样的反应。

伊万·伊里依奇对心爱的女人所期待的，完全是另一种态度。一般情况下，对这种事情总是女人主动——正是女人在母性本能和女性温柔情感的支配下提出：“亲爱的，亲爱的……我们要个孩子吧！”

“你想当父亲吗？”丽塔好容易问道。

“我为什么不应该流露出这种自然的感情呢？”伊万·伊

^① 尼瓦亚是伊万的小名——译者

里依奇同样反过来问妻子，他快快不乐地又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母性，并不是经常有的……”玛加丽塔没有说下去。

伊万·伊里依奇表示疑问地望着妻子。他感觉到他们的谈话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。丽塔使他更加精神紧张起来了。

“可能你们男人对这种事情是满不在乎的，可是我们……不管怎么样，我亲爱的瓦纽沙^①，我本人目前还不特别想当母亲……”

“奇怪，太奇怪了，这简直是违反自然！”

“你说的一点也不对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也不过是不愿意离开你。如果有了孩子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！好象有些事情搞清楚了。亲爱的，原来你很爱嫉妒！对我多疑，可是你的条件这么好……请你别胡闹了，求求你！”

“好吧，瓦尼亚，”丽塔郁郁不乐地说，“咱们别谈这个了。过些日子再说吧。”

伊万·伊里依奇率领一个人数众多的勘察队，到科尔斯基半岛去了一个夏天。丽塔要求丈夫让她以采集员的身份一起去，起初，他也打算这么办，但是，一件……喜事打乱了计划——妻子怀孕了。他盼望有个孩子的幻想终于要实现了。丽塔在这种情况下随勘察队出发，是不合理的，而且是有些犯险

① 伊万的爱称——译者

的。丽塔试了试坚持己见，非要跟丈夫一起去，但是伊万·伊里依奇坚决不同意，他与丽塔分手时，诚恳动人地说道：“我们必须明智一些，你要爱护自己，爱护我们的孩子，珍惜我们的幸福……”

当然，伊万·伊里依奇还不了解他的年轻妻子，远远没有搞清她的性格、脾气；她也不了解自己的丈夫。婚前，他俩几乎没有交往过；婚后，过了不到三年。这当然远远不是象“一普特咸盐”这么简单的事。因此当斯科罗杜莫夫教授看到妻子突然出现时，真是大吃一惊。怀孕的妻子在丈夫出门整一个月后，就跟踪追去了。她在小火车站找了一位向导，搭载重车到了区中心。不错，丽塔坐在司机室里了。不然，怎么办呢？到勘察队的驻地，步行走了一天多，在露天的地方过夜，还冒着危险渡过一个很小不安静的大湖。一路上困难重重，幸而总算是被他们一一克服了。

伊万·伊里依奇简直不知所措了，因此头两天对丽塔的态度很冷淡，既没有直接问她，也没有绕弯问她，为什么干出这么一件不理智的事情。丽塔自己决定缓和一下情况的尖锐性。她说：

“瓦尼亚，我知道你很不高兴，但是你也应该了解我：没有你，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，我害怕得要命，失眠，夜里尽嚷，我以为我要疯了……亲爱的，原谅我吧！”

伊万·伊里依奇忍不住流泪了，他热烈地吻着妻子，问道：

“那么，以后呢……以后我们怎么办？！”

他对这个问题充满了焦虑。他怎么能不着急呢！勘察队

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，全体队员都住在帐篷里。加上他们没能在指定的日期完成任务，秋天已经来临，常常刮来寒气袭人的北风。不得不再耽搁一个月，或更长时间。离开勘察队吧，太轻率了。他只好试了试劝妻子回去，却惹得她虽静悄悄地，但却是恶狠狠地大发歇斯底里，并且斩钉截铁地宣称：

“要是你希望我死的话，那我就死在这儿吧！”

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命运却从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角度光顾了斯科罗杜莫夫教授的帐篷。躺下睡觉的时候，丽塔问道：

“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……就是那个用化学药水把头发染成淡黄色的人，不停地笑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人。”

“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！行啊，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回答……那个女采集员。”

“噤，柳达……”

“就是说，她是柳德米拉，那么你就是鲁斯兰了^①……”

“丽塔，别说了，你怎么想出这种不三不四的话来说呢？”

“那么，她代替了我，应该认为，她不仅在采集员的工作方面代替了我……还有，为什么她跟你说话的时候，‘你’

‘你’地称呼你？”

“她跟谁都称呼‘你’，我们这儿，不知怎么，习惯了全这样……”

① 柳达是柳德米拉的小名。柳德米拉和鲁斯兰是普希金的一首诗里的男女主人公——译者

“也许你想顺便说，你们还习惯于怎么样吧？啊？！你可以不回答我这个小小的问题。我全知道：世界上也不是没有好人。跟你说，我们可以认为，我们还没有丧失一切希望：你马上把那个风骚女人从勘察队里撵走！”

伊万·伊里依奇大发脾气，说：

“丽塔，你别发疯了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……”

丽塔不听丈夫说完，就往旅行睡袋里一钻，象一尊石像似地一言不发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两口子也没有说话。好象丽塔已经明白自己错了。后来，在勘察队回到莫斯科去以前的最后几天里，她对于勘察队全体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正常。只装作看不见她的“情敌”。

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上，正在放人上火车。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芙娜·斯科罗杜莫娃抱着十个月的小女儿也在旅客当中。一个搬运工人肩上背着两个皮箱，手里还提着两个显然是装着食物的袋子，走在她前面。

玛加丽塔走进了有两个座位的包房。和她同一包房的人，是个十八岁的大姑娘，显得十分柔弱，面貌挺和善。“是个大学生吧？”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芙娜想道。她俩认识了。姑娘说她的名字叫加丽娅，她表示信任地笑了笑，立刻照顾起小乘客来。小女孩也对她报以微笑，温柔地紧紧偎依在她身上，把两只小手伸进姑娘的象男孩子一样剪得短短的淡褐色头发里，小嘴还咿呀地说个不停。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跟您了！”玛加丽塔感到奇怪地说。

“这大概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。我选择的职业，也是专和小孩子打交道。”

“您是师范大学的学生吗？这么说，我以为您是大学生，没有猜错。”玛加丽塔说。

“当然，您一定以为我正在上大学一年级。”加丽娅笑道。“很遗憾，大家都这样想……其实我不是大学生，我已经当小儿科医生了。”

“这么年轻——就当医生了！”玛加丽塔由衷地赞叹道。

“的确，我刚毕业，还没开始工作呢。”

“大夫，您没有见怪吧……？”玛加丽塔问道；跟着又加了一句：“说真格的，我一点也没想惹您生气。”

“您说到哪儿去了！为了这种事是不能生气的，我们家人都显得年轻。您要是看见我妈妈和我在一起，您准以为我们是姐妹。”

“您的妈妈？告诉我，您的妈妈和您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住在一起，用什么也没法把她引到城里去，她最不爱出门了。我有三个姐姐，两个哥哥，在不同的几个城市和区中心工作。哥哥全结婚了，姐姐全出嫁了，都有孩子。大家聚到一起时，简直成了个很大的队伍！”

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芙娜沉默了片刻，问道：

“您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吗？”

加丽娅点点头。

“唔，假使把您留在列宁格勒的话，您怎么解决住的问题？”

“我有一间很好的屋子，从我姐姐那儿‘继承’过来

的。她以前也在列宁格勒念书，我们在一起住了一年半，后来她到莫斯科去了。”

“您结婚了吗？”

“填调查表的时候，这一项，我总是填未婚。”加丽娅开玩笑说。“我听见好多人说，男人全是反复无常的，所以我就进了家庭修道院，注定了一辈子过独身生活。”

“有许多人这样想。但是，一旦堕入情网……所有的这些议论就全烟消云散了。”

“永远不会这样的！”

“我们这些女人彼此多么相象啊！”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夫娜摇着头说。“我也一样……”

“您？您给我讲讲您的事情吧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认定了您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。”

“这您是打哪儿说起？”

“您很美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我究竟美不美，”玛加丽塔打断了她的话，

“不过，我倒是可以给您讲讲我的幸福和……不幸……您看我的女儿，找了个多好的地方！”

加丽娅把小女孩的小脑袋轻轻贴到胸前，低声说：

“让她睡吧！”

“我哄她的时候，她从来也不能这么快就睡着。让我把她放下。”

“请让我自己来吧。”

“加丽娅，您真是个好姑娘，”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夫娜诚心诚意地说，“我要是个男人，我准爱上您。男人应该

爱这种美！……唔，好吧……我就从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候讲起。那时我还是个学生……”

于是玛加丽塔·谢尔盖耶芙娜一五一十详细地讲起，她怎样遇见了伊万·伊里依奇，他怎样爱上了她，向她求婚，她犹疑了很久。

“但是许多人都很器重我新认识的这位朋友，认为他是个有才能的科学家。大家对他的尊重，象催眠术一样对我起了作用，结果我让步了。”她这样结束了她的话。

“怎么，您后悔了吗？”

“我一点也不后悔，也不惋惜！虽然他比我大很多，而且别人都说，他长得不好看。不过，难道这是主要问题吗？”

“那么，您当然很爱他？”

“当然爱他，爱得象疯了似的！”

“这么说，您很幸福，爱情——对任何人来说，都是很大的幸福。”

“加丽娅，说实在的，不完全是这样。我看，世界上没有完整的幸福。您接着听下去，做一次我的……评论人吧。”

“我有什么权力当您的评论人？”

“我给您这个权利。您知道么，很多女人都偷偷看上了我的丈夫。我越来越害怕我会失去他。嫉妒心有时搞得我精神错乱……您还说我美呢！您看，这就是我在丈夫面前的优越性！有许多人认为：嫉妒必然伴随着爱情。但是，这么爱可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您为了他，对一切女人都吃醋吗？”